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三十三回 劣書生廁上修椿 程學究■中遺便

樂得英才為教育，先知羽翼斯文。 淑陶席上可為珍，案列凌雲策，門羅立雪人。
惟慮冥頑能敗塾，嬉游荒業離群。
一隅徒舉枉艱辛，師勞功不倍，弟怨道非尊。

——右調《臨江仙》

聖賢千言萬語叫那讀書人樂道安貧，所以說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」、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不改其樂」、「泌之洋洋，可以樂饑」、「並口而食，易衣而出，其仕進必不可苟」。我想說這樣話的聖賢，畢竟自己處的地位也還挨的過得日子，所以安得貧，樂得道。但多有連那一畝之宮，環堵之室，負郭之田，半畝也沒有的，這連稀粥湯也沒得一口呷在肚裡，那討疏食簞瓢？這也只好挨到井邊一瓢飲罷了，那裡還有樂處？孔夫子在陳，剛絕得兩三日糧，那從者也都病了，連這等一個剛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脹嘴，使性傍氣，嘴舌先生。孔夫子雖然勉強說道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我想那時的光景一定也沒有甚麼樂處。倒還是後來的人說得平易，道是「學必先於治生」。

但這窮秀才有什麼治生的方法？只有一個書鋪好開：拿上幾百兩本錢，搭上一個在行的好人伙計，自己身子親到蘇杭買了書，附在船上，一路看了書來，到了地頭，又好賺得先看。沿路又不怕橫徵稅錢。到了淮上，又不怕那鈔關主事拿去攔腰截斷了平分。卻不是一股極好的生意？但裡邊又有許多不好處在內：第一件，你先沒有這幾百銀子的本錢。第二件，同窗會友，親戚相知，成幾部的要除去；這言除即騙，禁不起騙去不還。第三件，官府雖不叫你納稅，他卻問你要書。你有的應付得去，倒也不論甚麼本錢罷了。只怕你沒有的書，不怕你不問鄉宦家使那重價回他；又不怕你不往遠處馬頭上去買。買得回來，還不知中意不中意。這一件是秀才可以做得生意？做不得了。至於甚麼段鋪、布鋪、綢鋪、當鋪，不要說沒這許多本錢，即使有了本錢，賺來的利息還不夠與官府賠墊，這個生意又是秀才們做不得的。

除了這個，只得去拾大糞：整擔家挑將回來，曬乾，軋成了末，七八分一石賣與人家去上地；細絲白銀、黃邊錢，弄在腰裡。且是官府難得家裡莊田甚遠，這糞且運不回去，他除了上地，難道怕他取去吃在肚裡不成？但這等好生意，裡面又有不好在裡邊：第一件，人從坑廁邊走一走過，熏得你要死不活。被窩中自己放個屁熏得還要噁心頭疼，撞見一個糞擔還要跑不及的迴避，如今自己挑了黃蔥蔥的一擔把把，這臭氣怎生受得！若象往時不用本錢，將了力氣營利，倒也不管他遺臭罷了。如今那拉屎的所在，都是鄉先生孝廉公問官討去為餬口之資的；那拾糞的必定先在那討廠的人家納了租稅，方許你在那廠裡拾糞。為甚麼用了本錢不做那乾淨營生，卻乾這惡臭的勾當？這件營運又是秀才們治不得生的。

又想一件主意，卻只也用本錢。但凡人家有賣甚麼柳樹棗樹的，買了來，叫解匠鋸成薄板，叫木匠合了棺材，賣與小戶貧家，殯埋亡者，人說有合子利錢。那官府有死了人的，他用的都是沙板，不要這等薄皮物件，所以不用當行，也不怕他白白拿去。但這樣好生意，裡面又生出不好的來：第一件不好，一個好的人家，乾乾淨淨的房屋，層層疊疊的都放了這等兇器，看了慘人。二件，新近又添了當行，凡是官府送那鄉宦舉人的牌扁，衙門裡邊甚麼斷問版輓，提學按臨棚裡邊鋪的地平板，出決重囚，木驢樞轅，這都是棺材鋪裡備辦。為甚拿了本錢，當了行戶，做這樣付害人不利市的買賣？所以這賣棺材又不是秀才治生的本等。

除了這幾樣，想有一件極好的生意出來。看官！你猜說這是件甚麼生意？卻是結交官府。起頭且先與他做賀序，做祭文，做四六啟；漸漸的與他賀節令，慶生辰。成了熟識，或遇觀風，或遇歲考，或遇類試，都可以仗他的力量，考在前邊，瞞了鄉人的耳目浪得虛名；或遇考童生，或遇有公事，乘機屬托，可以僥倖厚利，且可以誇耀閭裡，震壓鄉民。如此白手求財，利名兼盡，豈不美哉？卻不知這等好事之中，大有不好之處：第一件，你要「未去朝天子，先來謁相公」，你要結識官府，先要與那衙役貓鼠同眠，你兄我弟，支不得那相公架子，拿不出那秀才體段。要打迭一派市井的言談，熬煉一副涎皮頑鈍的嘴臉；茁實處，還要拿出錢把鈔來時常的請他吃酒吃麵。聽事吏是兄，門子是弟，禮房先生是朋友，直堂書辦是至親，皂隸快手都是相識。把這些關節打通，你才得與那官府講話。第二件，如今的官府，你若有甚麼士氣，又說有甚麼士節，你就有韓柳歐蘇的文學，蘇黃米蔡的臨池，且請你一邊去閒坐。必定有那齊人般的一副面孔，趙師攢般的一副腰骨，祝怡般的一副舌頭，婁師德的一副忍性，還得那「鐵杵磨針」的一段工夫，然後更得祈禹狄的一派緣法，你便濃濟些的字，差不多些的文章，他也便將就容納你了。既然結識了官府，你便走到衙門口傳桶邊，那些把門的皂隸，直宿的門公，倒也落得沒人攔阻，得以與那些管家相見。但這第三件，更要賠出小心，拿出和氣，費些本錢，服些低小，也不是要他在官府面前贊揚，只是求他不在官府面前誇毀。有了這三件實落的工夫，便是那扳高接貴的成仙得道之期。但神仙又有五百年一劫哩，畢竟要過了這一劫，神仙才是神仙。若這個大劫過不去，目下雖然是個神仙，犯了劫數，打在地獄天牢裡受罪，比那別的鬼魂受苦更自不同。

看官！你再猜說是甚麼劫數？卻是要保佑祝贊得那官府功名顯達，一些也沒有跌磕。使那護法天尊成了佛祖，這演法的才得做了伽藍。若是那相處的官蹭蹬一蹭蹬，這便是孫行者隱在火燄山，大家俱著。怕的是那彈章裡面帶上一個尊名，總然不做欽犯干連，這個麟閣標名，御覽相批，傳聞天下，妙不可言。又有吃了那官虧的百姓，惱得我的仇人都來歸罪，架說報冤，這才關係著自家性命。想到這利少害多，榮輕辱重，得暫失久，這等經營又不是秀才的長策。

夜晚尋思千條路，惟有開墾幾畝硯田，以筆為犁，以舌作耒，自耕自鑿的過度。兩少不怕旱乾，兩多不怕水溢，不特飽了八口之家，自己且還要心廣體胖，手舞足蹈的快活。且更度脫多少凡人成仙作佛，次者亦見性明心。使那有利沒害的錢，據那由己不由人的勢，處那有榮無辱的尊。那官府衙役，大叔管家，除非他尋上我的門來算計作踐，這是說不得的，卻不是我尋上他的門去求他凌辱。所以千回萬轉，總然只是一個教書，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。

但這教書又要曉得才好。你只是自己開館，不要叫人請去。若是自己開的書堂，人家要送學生來到，好的我便收他，不好的我委曲將言辭去。我要多教幾人，就收一百個也沒人攔阻得；我若要少教幾人，就一個不收，也沒人強我收得。師弟相處得好，來者我也不拒；師弟相處不來，去者我也不追。就是十個學生去了兩個，也還有四雙；即使去了八個，也還剩一對。我慢慢的再招，自然還有來學。若是人家請去，教了一年，又不知他次年請與不請；傍年逼節被人家辭了回來，別家的館已都預先請定了人，只得在家閒坐，就要坐食一年。且是往人家去，又要與那東家相處。若是東家尊師重友，成了好好相知，全始全終，好好好散，這便叫是上等。若再得幾個好率教的學生，不枉了父兄請師的好意，不負了先生教訓的功勞，名曰師生，情同父子，這又是上上等。若是那父兄村俗熏人，輕慢師友，相待不成相待，禮文不成禮文，只那學生都是英才，這也還可曲就，此是二等。若是東家致敬盡禮，情文交至，學生卻是頑皮。「生鐵必難成金，化龍定是鯁鱗。」使了東家的學貺，不見教導的功勞。目下不見超凡，已為惶恐；後日墮為異類，尋源更是羞人；這是教劣等的學了。若是自己處館，遇有這般劣貨，好好的辭他回去，豈不妙哉？人家請去的門館，撞見此等的冤家，還有甚麼得說？你不捏了鼻子受他一年？

狄員外的兒子狄希陳起先都是附在人家學堂裡讀書，從八歲上學，讀到這一年，長成十二歲，長長大大，標標緻緻的一個好學生，凡百事情，無般不識的伶俐；只到了這「詩云」「子曰」，就如糝糊一般。從八歲到十二歲，首尾五年，自「趙錢孫李」讀起，倒也讀到那「則亦無有乎爾」。卻是讀過的書，一句也背不出；讀過的字，一畫也寫不來。一來也是先生不好，書不管你背與不背，判了一個號帖，就完了一日的工夫。三日判上個「溫」字，並完了三日的工夫。砌了一本仿，叫大學生起個影格，丟把與你，憑他倒下畫，豎下畫。沒人指教寫，便胡塗亂抹，完了三四十張的紙。你要他把那寫過的字認得一個，也是不能的。若說甚對

課調平仄、講故事、讀古文，這是不用提起的了。這一年十二月十五，早早的放了年下的學，回到家中，叫人捍炮仗，買鬼臉，尋琉璃喇叭，踢天弄井，無所不至。

狄員外自己原不大識字，凡是甚麼禮柬請帖與人通問的套語，都是央一個秀才趙鶴鬆代筆。因年節要與薛教授家素姐追節，備了衣服花粉、果品脛肴，停停啣啣的只等趙鶴鬆寫帖，卻好趙鶴鬆搖會去了，不在家裡。狄員外正在極躁，只見狄希陳戴了一個回回鼻子，拿了一根木斲的關刀，趕了一隻鹿尾的黃狗，吆天喝地的跑將過來。狄員外倒也不曾理論。倒是狄希陳的母親看見，說道：「陳兒，過來！你讀了五年之書，一年認十個字，你也該認得五十個字了。頭長身大的學生，戴著回回鼻跳搭，極的個老子象猴似的！這帖子你不該寫麼？」狄希陳也不答應他娘，狐哨了一聲，在他娘面前跳了一跳，一陣的去了。直等趙鶴鬆回來，方才寫了帖子，日西時分才打發送了禮去。

薛家收了，回了枕頂、男女鞋腳。回來到了燈下，狄員外娘子又指著狄希陳說道：「這們大小，讀了五六年書，一個送禮的帖子還叫個老子求面下情的央及人寫，你也知道個羞麼？」狄希陳雌牙裂嘴，把兩隻手望著他娘舞哩。被他娘變了臉，一手扯將過來，胳膊上扭了兩把，他就撇著嘴啼哭。他娘說：「好小廝！你仔敢哭，我就一頓結果了你！你好好的拿那讀過的書來認字我看！」他還不動。他娘在胳膊上又是兩把。狄員外說：「你還不快著取書去哩？惹起你娘的性子來，你是知道的，我還敢扯哩？說我不管教你，只怕連我還打，沒個人拉他哩！」

狄希陳才敦踣刷腳的取了才讀的一本下《孟子》來。他娘掀開一張，指著一個一個的叫他認。他指著那書道：「天字、上字、明字、星字、滴字、溜字、轉字。」他娘劈脖根一巴掌。狄希陳說：「怎麼呀？我認字罷，你又打我呀？」他娘說：「好小廝！我起你的皮！你哄你那隻爹罷了，你連我這不戴帽兒的漢子也哄起來了！誰家這聖人爺的書上也有『天上明星滴溜溜轉』來？」狄員外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我倒還沒有聽出來哩。」他媽說：「了不的！了不的！這是你尋的好先生，教的好孩子！沒天理的男盜女娼！萬劫不得人身的臭忘八雜種羔子！把人家孩子耽誤得這們樣的！罷，罷！我這飯吃不成，寧可省下來請個先生家教他！你明日就去合他丈人商議，另請一個有些天理吃人飯的秀才，我寧可三茶六飯服事他！」

狄員外說：「自家的孩子不出氣，你只抱怨先生。你不信，另尋一個也不怎麼的，脫不了那年發水，神靈說他有個成都府經歷的造化哩。隨他去做成都府經歷罷。」他娘道：「你說的通是屁話！好叫你教孩子！成都府經歷可也要認的個字，沒的就不標個票子？他聽見你這話，他還想待讀書哩？我不管！另請了好先生，他不用心讀書，我只合你算帳！你要明日不合他丈人去說，我就自己合他丈母去說！只怕他丈人聽說這們個杭杭子，只怕還退親哩！」狄希陳說：「罷，退親才好哩！我還不待要那小薛妮子呢！住房子的小菊姐，不標緻呀？」他媽說：「好！好！好！好長進的話！你爹信了那神靈的話，只怕還哄殺你不償命哩！」亂哄一後晌。

睡到次日清早，狄員外娘子催著狄員外起來，梳了頭，去拜薛教授，商量又另請先生。薛教授說：「這是極該。就是俺薛如卞，過了年也是十一了，通也不成個讀書。小冬哥也過了年九歲，也是該讀書的時候。不然，我請個先生教女婿合兩個兒罷。」狄員外道：「親家說那裡話。親家被那年水沖了，還不大方便。親家只替我留心鬆訪個好學問的，咱請了他來家，管他的飯，束脩厚著些兒，只圖他用心教孩子們。薛大哥合女婿都請過去讀書，都是我照管，親家別要費事。」

薛教授說：「要不我合親家伙著也罷。只是書房我可沒有，只得獨累親家。」狄員外道：「書房不打緊，咱新要的楊春那地舖子，咱家有見成的木頭乾草，蓋上兩三座房，是都不打緊的事。到其間，還有個妻姪，也是十一二了，叫他四個在一堆讀書。」薛教授說：「我合親家都察聽著。」留狄員外吃早飯，沒坐來了。

有一個程樂宇，名字叫是程英才，是個增廣生員，原在水寨唐家教了二年學，年終辭了來家，嫌水寨離的家遠，要就近尋一個館。狄員外與薛教授商議要請他教書。狄員外說：「程樂宇為人，合他相處了這些年，倒也沒有見他有甚麼難相處的事。每次也都考在前頭。」薛教授說：「為人既好相處，又沒考不去，這就好。咱也還得個人先通一通兒，講講束脩，講妥了，咱可去拜他。」狄員外道：「親家說的是。我就教人合他說。」

狄員外使了一個投梨的沈木匠，是程樂宇的親戚，央他去說：「共是十一二、十三四的四個學生，管先生的飯，一年二十四兩束脩，三十驢柴火，四季節禮在外，厚薄憑人送罷。」沈木匠一一的說了。程樂宇一些也沒有爭論，慨然允了。沈木匠回了狄員外的話。狄員外說：「既是請先生，還得旋蓋書房哩，就仗賴沈把總你來拾掇拾掇罷。這頭年裡也還有十來日的工夫，你先來收拾著木料，咱擦過節去就動土。趕過了燈節，好教學生上學。」沈木匠應承去了。與薛教授商議，擇了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同了狄員外的妻弟相朝號棟宇，備了三個眷生全帖，一個公請啟，同到程樂宇家拜過，遞了請啟。程樂宇也即日都回拜了。狄員外看著沈木匠刷括梁棟戶闌門窗。轉眼到了正月初三吉日，興功修蓋。有錢的大家凡百方便，不足二十日蓋完了書房。

那年立的春早，天又暖和，連牆都泥得乾淨。選了正月二十六日入學的吉日，請程樂宇到館。三個東家領了四個學生：狄希陳學問不濟，序齒他卻是個學長；第二是相棟宇的兒子相於廷；第三是薛如卞；第四是薛如兼。送了贄禮，每個三星。拜了四拜。三個東家遞了酒，坐了一會，別了回家。

先生上了公座，與他們上書。狄希陳讀的還是《下孟》。相於廷讀的是《小雅》。薛如卞讀的是《國風》。薛如兼讀的是《孝經》。別的都易易的正了字下去，惟狄希陳一個字也不認得，把著口教，他眼又不看著字，兩隻手在袖子裡不知舞的是甚麼，教了一二十遍，如教木頭的一般。先生教，他口裡捱捱，先生住了口，他也就不做聲。先生沒奈何的把那四五行書分為兩截教他，教了二三十遍，如對牛彈琴的一般；後又分為四截，又逐句的教他，那裡有一點記性！先生口裡教他的書，他卻說：「先生，先生，你看兩個雀子打仗！」先生說：「呢！你管讀那書，看甚麼雀子？」又待不多一會，又說：「先生，先生，我待看吹打的去哩！」先生說：「這教著你書，這樣胡說！」一句書教了百把遍，方才會了；又教第二句，又是一百多遍。會了第二句，叫那帶了前頭那一句讀，誰知前頭那句已是忘了！提與他前頭那句，第二句又不記的。先生說：「我使的慌了，你且拿下去想想，待我還惺惺再教！」

卻好放吃晚飯，狄希陳回去對著狄員外道：「這先生合我有仇。別的學生教一兩遍，就教他上了位坐著自家讀，偏只把我別在桌頭子上站著，只是教站的腿肚子生疼，沒等人說句話就噴。我待還跟著汪先生去讀書哩。」狄員外說：「快悄悄兒的！叫你娘聽見，扭二十把下不來哩！」相於廷說：「四五行書，先生總教了他夠三十遍，他一句也念不上來；又分成兩節兒教他，又念不上來；又分了四節子，他只是看雀子；又待去看門口吹打的。先生吆喝兩句。」狄員外說：「你三個叫先生教了幾遍就會了？」相於廷說：「我合薛如卞沒教，只正了正字。薛如兼教了三遍，就自家念上來了。」狄員外說：「這先生同不的汪先生，利害多著哩。你還象在汪先生手裡撒津。別說先生打你，只怕你娘那沒牙虎兒難受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打呀！怎麼并合河裡有蓋子麼，廚屋裡不是刀？咱家沒放著繩麼？另托生托生才新鮮哩。」狄員外長吁了兩口氣。

他娘從廚屋裡看著人送了先生的飯，來打發狄希陳合相於廷吃了飯，兩個往學裡去了。先生又直著脖子教了半日，那裡教得會一句。將又天晚上來，只得放學；排了班，先生要出對子，對完了，才許作一個揖回去。先生問說：「你一向都對的是幾個字的？」相於廷合薛如卞說：「對四個字的。」薛如兼不言語。狄希陳說：「汪先生手裡從來沒對對子。」先生把相於廷合薛如卞出了一個四字課：「穿花蛺蝶」。相於廷對了個「激水蛟龍」，薛如卞對了「點水蜻蜓」。先生都喜，說：「對的極好！」又出了一個兩字：「薄霧」。薛如兼對了「輕風」。狄希陳等了半日，對了個「稠粥」，先生替他改了「長虹」。作揖辭了回去。

狄希陳到了家裡，跳天峻地，抱怨先生瑣碎，要辭了先生。次早，睡了不肯起來，把被來蒙了頭，推說身直有病，口裡唧唧噥噥的叫喚。狄員外慌做一團，他母親摸得他身上涼涼爽爽的，又不發熱，罵道：「不長進的孽種！不流水起來往學裡去，你看我掀了被子，趁著光腚上打頓鞋底給你！」

狄希陳使性謗氣，一頓穿了襖褲，條上襪子，也只說他穿完衣服，要往書房裡去。他原來怕他娘當真揭被去打，所以穿上衣

裳。穿了衣裳，仍自蓋了被子睡覺，說肚子太陽腰腿一齊都疼起來。又是他娘走去揭過被，拿了他的一隻鞋，掀開他的綿襖，脊樑上兩鞋底，打得殺狠地動的叫喚。狄員外說：「你打他怎麼？只怕他真個是害那裡疼可哩。」他娘拿著鞋底，望著狄員外肩膀上結實實的打了一下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老虔婆，我就合你對了！你待幾日，我也氣得過。剛才昨日上了學，今日就妝病，守著你兩個舅子，又是妹夫，學給你丈人，叫丈人丈母惱不死麼！」

狄員外左哄右哄，哄的穿上道袍子，叫了狄周送到他書房裡去。別人拿上書去，湯湯的背了，號上書，正了字，好不省事。只是這個「成都府經歷老官」，從此以後，先生在外邊費嘴，他令尊令堂在家裡磨牙。若不會讀書，也不會頑，這也還叫人可憐而不可怒，恰又亙古以來的奇怪頑皮之事都是他乾將出來。

一日夏天，先生白日睡了晌覺，約摸先生睡濃的時候，他把那染指甲的鳳仙花敲了一塊，加了些白礬，恐那敲濕的鳳仙花冷，驚醒了，卻又在日色裡曬溫了，輕輕的放在先生鼻尖上面，又慢慢的按得結實。先生睡起一大覺來，那花已蔭得乾燥，吊在一邊，連先生曉也不曉得，只是染得一個血紅的鼻子。先生照鏡，見好好的把個鼻子嗟了，悶悶可不可的不快活。那曉得是他弄的神通。

茅坑邊一根樹槓，先生每日板了那根樹槓，去坑岸上擻了屁股解手。他看在肚裡。一日，他卻起了個早走到書房，拿了刀把那樹槓著根的所在周圍削得細細的，止剩了小指粗的個蒂絲，仍舊把土遮了。先生吃過了早飯，仍舊又上坑解手，三不知把那樹槓一扳，腦裁蔥跌得四馬攢蹄，仰在那茅坑裡面，自己又掙不起來，小學生又沒本事拉他，只得跑去狄家叫了兩個覓漢，不顧齷齪，拉了出來。脫了一身衣裳，借了狄員外上下衣巾鞋襪，走了家去，把那糞浸透的衣裳足足在河裡泡洗了三日，這臭氣那裡洗得他去。看那樹槓，卻是被人削細了那根腳。追究起來再沒有別人，單單的就是狄希陳一個，告訴了狄員外。只得再三與先生賠禮，將那借穿的一籠衣裳賠了先生。

一日，有一個朋友來尋程樂宇說話，程樂宇同他出去。狄希陳見先生去了，爬在院子裡一株大槐樹上頑耍。忽然先生走了回來，熱得通身的汗，解了衣服，叫學生掇了一把椅子，放在樹下乘涼。他見先生坐在樹下，又不敢走得下來，急了尿，從樹上呼呼的溺了下來。先生伸了頭，正在那裡打盹，可不可的灌了先生一口，淋得先生醒來，喚下來打了十來板子。

一日，放了晚學，走到那山溪裡邊洗澡，遠遠看見程樂宇走到，他把河底裡的沙泥帶頭帶臉塗抹得遍身都是。程樂宇乍然看見，也還吃了一驚，仔細認得是人，又細看方知就是狄希陳，問說：「你洗澡便了，卻為何滿身都塗抹了泥沙？」他說：「我若不塗了臉面，恐怕水裡鑽出龜鱉來，要認得我哩！」程樂宇適然撞見薛教授，正立在門前，告訴這事，又是可惱，又是可笑。

一日裡，見先生坐在那裡看書，他不好睡覺，妝瞭解手，摘了出恭牌，走到茅廁裡面，把茅廁門裡邊門了，在門底鋪了自己一條夏布裙子，頭墊了門枕，在那裡「夢見周公」。先生覺得肚中微痛，有個解手之情，拿了茅紙走到那邊推門，那門裡邊是門的，只道有學生解手。走得回來，肚內漸疼得緊，又走了去，依舊不曾開門，只得又走回來。等了又一大會，茅廁門仍舊不開，查係誰個在內，人人不少，單不見了一個狄希陳。先生之肚又愈疼難忍，覺得那把把已鑽出屁眼來的一般，叫人去推那廁門，他也妝起肚疼，不肯拔了門關，且把那肩頭抗得那門樊噲也撞不進去。人說：「先生要進去出恭，你可開了門。」他說：「哄我開了門，好教先生打我！」程樂宇說：「你快開了門，我不打你。」他說：「果真不打我？先生，你發個誓，我才開門。」先生又不肯說誓，他又不肯開門，間不容髮的時候，只聽得先生褲內澎的一聲響亮，稠稠的一脬大屎盡撒在那腰褲襠之內。極得那先生臊了臊腳，自己咒罵道：「教這樣書的人比那忘八還是不如！」相於廷只得回去與他姑娘說了，拿了狄員外的一腰洗白夏褲，又叫狄周來伺候先生洗刮換上。薛如卞口號一首詩道：

孔門三千徒弟，誰如狄姓希陳？染鼻溺尿拔槓，專一侮弄西賓。